



特 別
^19
3301
2



新刻綉鞋記卷之二

詩

安貧樂道真君子

任義疎財大丈夫

曰

錦上添花行處有

雪中送炭世間無

俚詞提過書接上本說的是王定保供出賭博輸不投親借當
的情由畢四衙使問曰張家灣是你的甚么亲戚呢王定保說
那是小人的丈人家四衙使問曰你岳父叫甚么名子呢王定
保說他姓張名叫張端泗衣服就是向他借的四衙使言分付
暫且寄監候將張端泗拘到再行嚴審捕役們便把王定保下
監衣服入庫已畢四衙請進李武舉款待茶酒飲酒之間畢四
衙向李武舉說道如今王定保供出窩主來了

好一个滅尽天良畢四衙
內老房殷勤款待李武舉
秉手毘口呼先生面陪笑
王定保張家灣札有窩主
這只湯火票飛籤差捕役
芥了案然後動刑再研審
定安後亦就指詐稟呈主
倘若是有情來我有意
狗贓官安排循私向武奉
李武奉見畢四衙安心語他出力審賊不勝之喜即時告辭回
家又送了八色禮來畢四衙大喜尽情收了立刻研筆標籤差
了三名捕役拿差鎖鎖到了法家灣向着法端泗的門首一直
進去見面就把法端泗鎖綑起來拉人扯人就要進城法端泗
大京問曰我本庄人家一不欠糧二不欠草又沒做下犯法的
事到任公差前來鎖拿却是為何呢這創衙門的人慣好倚官
勢嚇詐鄉愚捕頭趙大鼻又是多年的老捕役了甚是插子打
不出來有意嚇詐良不便向法端泗說出敲山振席的話來了
趙大鼻安心嚇詐弄良不
滿口札說話振席來敲山
張大司我實對說了黑你的夜司還不怪哩
現如今你那門婿王定保
他弄的這場夜司不是玩

平空礼胡作均非結匪類

大夥子成群行竊把牆挖

昨夜晚偷了衣服五件正

失主家就是西門李大官

王定保元貞號礼去典當

弄了个夾道相逢迴避難

李武舉贖賊并獲拿住他

立刻的繩拴脖子送當官

四老谷見面動刑打一頓

准想他竟在當堂將你扳

供明了窩賊分贓就是你

还说是许多大案有牽連

若不是咱兄弟們十分厚

我何肯下鄉叫票吐真言

趙大鼻嚇詐一回把情送

法端泗入了他的綢包圈

捕役言語之間分明是腸子痒人張端泗原是个庄家老兒十

分忠厚自幼沒打回官司今日鎖了这一鎖就鎖毛了又听说

他們摺王定保結交匪賊上了大盜偷了李武舉家的衣服

李武舉拿到當官動刑候審供着他是在家哩這還如何了的

哩慌忙許了捕役們五吊大不當面交支捕役們見了現不就

把張端泗的鎖鑰開了滿口奉承說道久聞你老兄自是个朋

友果然是个朋友既如此從你老兄合的便罷三兩日礼去也

不遲我們就先回去了法端泗說豈有此理上司們來到我家

礼送杯水之敬還沒有如何就依您走呢况且我那門婿做賊

之事未定真假他就不供我人也得去看人上司們先饒我几

盃薄酒一頓便飯大家進城可也

張端泗为人忠厚不尋常

捕捕役讓進客位把酒裝

趙大鼻粧模作樣居正面
二小役对坐東西列兩傍
大夥子欢天喜地开怀飲
張端泗陪著吃人几盞告便
回上后宅去了
他原是去合家中犯商量

看了看闫氏面上擔京惧
在那礼独坐傷心泪兩行
張端泗近前便用好言劝
就说道夫人你且莫京慌
这件事也还未定真合假
我只得進城走踉問其洋
重公差现在前边將我等
你速个燒火添鍋把飯忙
唱家礼没有心緒休弄菜
也只用加上胡椒赶面湯
闫氏妇衫袖拭去腮边泪
无奈何拾个撥个下厨房

王要剪截法端泗弄飯給捕役們吃了大家同進府城隨行之
時囑对灰氏即速差人上王家催去問安信若亲家那礼不知
消息好叫他犯个打点囑咐已畢捎着一吊个的盤盃跟着捕
役進了正定府城捕役們回了宅門就說把法端泗拿到了督
捕所立十坐堂就審一声分付把窩主法端泗帶上來哈捕役
們向法端泗拱手而笑曰你老兄台是个明凡人似我們衙門
中人有良就有私瞞上不瞞下呀俺原是差的缺頭票了你老
兄台情尽孔仄的没法不給你開了鎖鑰这回見你還只帶是
帶上哩可憐

詩 禍從天降張端泗 身帶刑具來見官
日 可恨赃官督捕所 誣良為盜動匪刑

圖財害理人人恨

万古千秋罵不停

匡詞勾閉言片正本話說四衙畢知刀叫上法端泗來問曰王家離中王定保却是你的女婿么法端泗說他是小人的女婿四衙說那王定保如今做了賊偷了西門上李大良家的衣服被他拿住送官本廳審他人說窩主就是你們弄我從實拍來張端泗聞听此言謊了个魂不付体往前跪爬半步連人叩頭呼道老爺小人冤枉冤屈的狠那

張端泗叩頭在地戰欽人

老爺下連把走令口礼尊

老爺

現如今王家離礼王定保

遠近的皆知他是瀆老人

我为他忠厚傳家門第好

因此才張王兩姓結朱陳

如何能正定城中把賊做

公堂上窩主可扳害至亲

問老爺所獲贓証在何處

却还是衣衫首飾并金銀

速人的公堂叫上我門婿

即時間就見虛实假共真

自古道冤有頭來債有主

似這樣荒唐之事大无音

奸一个理五氣壯張端泗

說的也四衙就像五泥神

這個畢如刀明知道王定保合張端泗等俱各被屈只因受了李武奎的煽囑又要逼勒法端泗的銀不他便拿着精細使糊塗就講大人說話得自在哩王意已定遂把京堂木拍的連声响大喝曰奸一个法端泗分明是個窩主還要伎口不拍刑王定保偷了李武奎他妹人的衣服一包往当店礼去当衣服之

中吊出绣鞋一隻被李武冬亲眼看见不但衣服是他家的那隻绣鞋真个切人是他妹人足上之物脏真贼確並不屈他你说你那女婿王定保是好人家如今做了贼就不是好人家了張端泗说好人家也罢了人家也罢了今做了贼有他当罪呀怎么小人就成了冤家呢四衙说那王定保所当衣服说是问你借的哩若病你没有勾搭你是他的岳父豈肯平空诬扳于你呢将来你是冤家扳出你来你还可以救的他哩張端泗不知其中的情由豈肯应承借当之事

張端泗不知借当是真情 你看他满口推辞不肯应
一個人卯礼不知盾礼事 如同是一床大被把頭膝

小倫姐好心成了野肝肺

險些現斷送夫君王相公

只说是多情爱婿为妾女

落一个未出闺门有美名

最可恨憐卿反到将卿恨

说甚么女大心多最有情

想当初也是佳人失檢点

而竟然花鞋夹在衣服中

小金蓮惹出一場塌天祸

还得他当夜折证把冤鸣

且不言運拙时乖張氏女

法端泗又把老谷叫几声

话说張端泗又当堂回话说道那王定保虽是小人的女婿却还不曾把女兒娶過門去結亲十年之久並没到小人家中借当之时連影也是没有的呀老谷这借当的话是從那礼说起这不屈死人的么四衙徵人的冷笑说道本所早知你没有借当

之事你兩個俱是供不吐實情張端泗你須知人心似鐵官
法如爐我也不怕你們不怕把張端泗重責二十大板厥行鎖
押明日早堂臣審衙役們遵令立將張端泗當堂行杖打了个
肉綻皮開上了粗鎖押將下去這且不在話下再說王定保身
帶刑具在監中受苦如同坐井观天好可嘆的緊

王定保身帶刑具在南牢

好叫他滿腹燎亂十分焦

說甚么丈夫有泪不輕洒

小老生傷心悲痛哭嚎陶

咳

天地间時運不濟誰似我

所遭的這場大禍甚踣躑

平空札賭博掄个借衣当

偏人有一支花鞋袖礼包

李大安指鹿为馬將我害

要弄个含冤屈行自成拍

我个外嬌生慣养成人大

最可嘆這般苦楚好難熬

王家誰父母不知音合信

叫他請膝下是郎那礼去

我如今坐井观天少人救

眼巴人四面監牆数丈高

但恐怕此中成个屈死鬼

久以后伸冤也是枉徒勞

空真了为颂表兄法奏妹

更有那愛憐夫婿女嬌姪

您二人还在閨中如做梦

待叫我央浼何人把信捎

王定保一哭一个肝腸断

到惹的囚犯凶徒下眼瞧

王定保痛哭流涕牢中的囚犯們俱是李武率哨囑过的皮癩
的口粮已则有限更被囚犯們強搶強奪不得到口艰难困苦
担不堪言再说張端泗之妻肖氏自從丈夫進城之后一面差

人上王家准送信一面差人遂后进城打听官司的凶吉到了
晚上进城之人回来报说王定保去往当店中典当衣服人
之中有隻绣鞋因被失盗的李武率撞见拿送当官寄监是实
做贼之事不知真假闻氏闻听此言大京失色拉住偷姐母女
二人就哭起来了

闻氏妇闻听此言吃一京 伸手拽住偷姐放悲声
俺两口一生一世就是你 拿羞当掌上明珠一样同
安排着选择名门求佳婿 一双人郎才女貌足平生
为外的一时看中王定保 你伯母即日为媒繫赤绳
只说是我具有了终身靠 准料想一眼瞅错定盘星

到如今織女未将良河渡 平空礼把个牛郎入陷坑
凭着个伶俐聪明读老客 为甚么胡作非为任意行
闻听说王郎忠厚多良善 再不至甘做匪人辱祖宗
他家礼日月冤荣有个使 却因何典当衣服去进城
待说是不曾做贼去上盗 那礼的花鞋一支在其中
这一件神鬼难明稀奇事 想是你命礼该当出醜名
闻夫人不知家神弄的鬼 小偷姐心下只知就礼情
可怜張氏小姐 生来最好心田 爱情夫君美少年
借与衣服几件 悞带绣鞋一支 恩情成了祸主
定保身蒙不白 真果令人可嘆

曰江月罢言与正本活说曰氏夫人手拉倫姐傷心流泪千思
万想再不知王定保這場大禍從何而來倫姐心中到明白又
不敢对母亲实说回了自已卧房点起銀灯各處尋找不見綉
鞋一支这才想起来做鞋之时先做出了一支夾在印花包袱
以礼紅袖袄袖之中那日忘了拿出来就交給存姐挾去付与
王郎因此弄出這場禍來

这佳人孤灯独对坐牙牀

低粉頰手托香腮泪几行

傷心來悔恨從前失檢点

借衣服平空秀的甚么慌

怎该不解與包袱親眼着

使一支花鞋却在袖中藏

小姝人原封交付王郎手

當舖礼被人瞧見惹灾殃

断送的表兄 你受苦

可憐他身帶匪刑怎么当

最可恨诬良为盜李武率

怎么该以强欺弱害王郎

我父亲无故牽連身受累

活人的愁煞生身养育外

现如今含冤含痛无人救

俺只得巧定机閉设妙方

这佳人于思万想拿主意呀

自外边進來存姐女娥媿

倫姐正然傷心落泪欲救王郎无计可施只見存姐自外而來
含泪而問曰姐人我那表兄是犯了甚么事果在牢中受苦么
倫姐一伸双手拉住存姐說咳妹人呀咱这可殺了王郎了

这佳人看見存姐更慘悽

一伸手上前拉住素羅衣

呀妹 现如今向客成了悞客事

害的那定保王郎甚不值

城西门有家恶宦李武奉
他家中昨夜晚上失了盗
恰好的你那表兄去典当
那孽障成了玉郎勾命鬼
命家人绳拴脖子当贼绑
上刑具下在南牢身受苦
当堂供禽主就是你叔父
把父亲叫去也打二十板
咱如今若不生方将他救
这佳人说话之间悲且痛
那个贼横行无忌把人欺
领家人坐在当铺来访緝
衣服中吊出这红鞋一支
李武奉在傍一见便生疑
立刻的送到当夜打二十
王家唯一双父母信不知
他说的这句话真更出奇
疼煞人皮肉绽血淋漓
但恐怕雨条性命俱归西
小存姐双双落泪把头低

偷姐言罢存姐心如刀割一般眼含痛泪说道姐人呀那支绣
鞋拏待放了那包袱礼做甚么来呀偷姐说咳妹人呀事由天
定偏人凑巧哇一双鞋先做成了一支穿在脚上试了试不大
不小正人可脚使的工夫又大扣的花样又好安心由着出嫁
之时好穿所以夹在红绉袄袖之中谁丁想弄出这场祸来咳
好不悔煞人也

崇言说吉凶祸福摠由天孽
偏人的你那表兄王定保
也是他運氣不高該如此
都是你乞诸其鄰来转借
今看来这句话真是果然
平空礼输不借当张家湾
恰遇着伯父伯母茶飯园
绣房礼巧語花言伏着纏

那时我当面推辞不应允
弄的人脸乱手忙贪耍笑
愚姐人一时粗心失检点
到如今事已如斯空后悔
这女子伤心无计救夫主

惹出你心中之平大一篇
竟忘了袄袖中藏一瓣蓮
才叫他大祸临头塌了天
疼的人孤出肝腸是枉然
小存姐止住泪眼又闲言

倫姐言罢又哭存姐止住泪眼说姐人呀事已至此空哭也无
法了不如把实话对著孀母说了好生方法打救王郎出苦哇
言还未尽只见闫氏一步闯进门来用手一指喝曰哦王定保
这场祸事竟还是您这两个作死的妮子弄出来的么叫您氣
死我也一行说著照著倫姐脸上拳掌就打存姐上前拉住闫

夫人双膝跪倒闫夫人坐在牀上又悲又氣手指倫姐罵曰死
廉耻的妮子你做的坏事呀

闫夫人緊鎖双眉恨滿腔
只说你謹守闺门尊母訓
王定保原非昔日張君瑞
昨天晚上不是明日三五夜
待几时神女不入高唐梦
为甚么夜塩当作私塩賣
妮子你遭逢一见何郎粉
都只为女大外向把衣借

罵了声了頭行事太輕狂
而竟然春心飄蕩惹風霜
存姐你竟成寄簡小紅外
勾引的張生赴約出西廂
那犯上鵲橋私駕渡牛郎
无廉耻苟合佳期在綉房
那狂生邂逅倫將軒寿香
弄的来乘龍佳婿有灾殃

咳妮子們您豈不知好事不出門惡事行于里么

現如今遠近傳聞各講論

脫不了萬古千秋醜名揚

這是我養女一場得的濟

叫老身见人羞愧面无光

肖夫人數罵之間悲又氣

小存姐兩泪紛七叫嬌外

肖夫人又悲又氣倫姐无语低頭紛七落泪而已存姐跪着肖氏大哭曰這此事俱是小姪女做出來的並不知俺姐七相干原来是王表兄在老房礼酒醉輸了不敢对他谷外说才来俺家借当俺谷外又没在家他才烦我问俺姐七借了几件衣服給他以濟一时之急来呀他就知道弄出這場事来七呀俺姐七与俺表兄並無见面那些苟且之事是没有的嬌外休屈

怪了俺姐七呀夫人微七冷笑说道好妮子还求哄老身哩既无苟且之事为甚么把足上的鞋都給了他呢咳似此暗昧不明事令人那得不生疑要知后事且看下回

詩 老大身閒一事无

欲從何处用工夫

曰 恁明几淨磨新墨

細寫香闺烈女圖

俚词勾调言曰正本话说肖氏数罵了一场自回中堂去了倫姐将存姐一把拉住笑曰咳妹七呀这一件暗昧不明之事母亲認真了我甫王郎苟合佳期才把衣服并綉鞋給了他才弄出这件事来断送王郎身朦不自之冤挂累父亲去受无辜之刑又叫母亲生氣害羞无颜见人我如今出乖丢醜有何面目

還要偷生于人世

佳人眼含泪 拉住存姐手 連將妹七叫 付耳閉香口
可恨天地間 甚么事沒有 你我死絕運 大約活不久
禍事從天降 下毒又出醜

想是咱前生造下冤孽債 因此才今世為人把醜丟
弄的个才子成了籠中鳥 苦煞他身帶刑具泣楚囚
說甚么來年就是佳期會 再休想七夕織女見牽牛
恨只恨人非紅顏却薄命 更可憐平空自惹這場憂
只說是光明正大心无愧 反成了惹草拈風不害羞
令人笑敗名大節淫奔婦 有誰信水清玉潔女班頭

分明礼秉性矣良疾夫主

却像是一心飄蕩把情偷

細算來跳在黃河洗不淨也

俺只得怨氣填胸一命休

這佳人事至无奈要尋死

小存姐又啟朱唇泪眼採

倫姐无可奈何要尋自尽存姐止住泪眼劝曰姐七若要這樣
尋思就死了你那本事了你想死者不能復生姐已果尋短見
而死就盆焚洗不出清濁來了到底還是定條計策打救王郎
出苦解脫叔父回家才算咱有志氣哩如今以小妹愚見乘着
孀母使性子睡了你大爺大外早已睡去咱姊妹二人收拾的
頭緊脚緊乘夜而逃去往城外避淨之處藏著以待黎明開城
門的時節咱就俏人的進去跑進縣衙聲冤具上張太爷有名

的張青天呢他若給咱反了夜司放出王郎合叔父使罢他若不肯咱就死在公堂上南王郎一路而去也弄死的有名不强似短见自尽么

姐七你從來心礼最聰明
想当初怀索也是闺门女
现如今定保王郎同叔父
俺婦母止知生氣胡埋怨
最可憐你我俱无兄合弟
昨一日小妹不柁衣服借
总不如錯了就照錯处做
万不可自尋短见去轻生
他也曾上求叔父出火坑
俱蒙羞不自之竟受了刑
我谷外年迈无能也不中
反夜司更有何人去進城
那礼有这件塌天大事情
俺还得掘开及桌为表兄

顛不的出頭露面談笑

只得去当夜折証到公庭

姐人你務必捎帶鞋一支

須知道那是王郎救命星

这作人一心要救王定保

再不肯愚梁自尽死无名

存姐言罢倫姐嘆曰咳妹人呀你我兩個女孩兒家知道那城住那礼呀况且又是黑夜之間出門不知路經待往那礼走哇存姐說昔日裴順卿之妻苻氏朝容小姐南待女朝霞他不是兩個女孩兒么只因賈平童伯他为妾避禍而逃夜奔揚州相隔方水千山他都了人家怎么走来呀咱如今立城不过五七里就閉着眼抹也抹去了咱姊妹二人若不連去那王郎的性命就有些难保了倫姐聞听此言口礼長嘆了一声咳好我那

腸大心高的妹人姐人早有此意有心再妹人同去打救王郎
不好出口妹人既有此心姐人焉有不去之理如今夜已深了
倘或母亲醒來再叫伯父伯母知冤咱就去不成了你我速人
的走了罢

小倫姐一心要去救王郎

姊妹兩灯前札個一齊忙

用兩幅烏綾束住青絲髮

小金蓮換上跟脚鞋兩双

眼看着汗巾系往腰中緊

他早已身边穿上旧衣裳

好一似紅拂私奔尋李靖

俏人的高堂瞞过生身外

最要緊帶着綉鞋作憑証

歎金蓮攝是潜踪出綉房

俏人的開放大門抽身走

二女子並肩拱手兩相押

可憐他小小金蓮連不動

又搭上提心吊胆帶京悅

黑影礼一步一跌三二里

不好不好偏人的忽天撒地大風狂

刮的他東倒西歪站不穩咳

姊妹兩支持不柱一糸張

昔煞人前不拜村後死店

有心待回去罢到此時間那

也就不能够了

黑河人不知那是旧村庄

二女子抱頭同伏塵埃地

唵喇人飛砂走石半空颺

許多时大風过去睜好哇双眼

遠望着樹林深處有灯光

大風过去到不到了一陣弄的遍地皆是塵土荒草迷離落葉
成堆辨不出那是路徑待往何處行走正在难以情之際猛
看見前面樹林之中隱然有灯光射出姊妹兩個哭也透不的

哭了此時也不知那是東西那是南北只得扶手相挽照着燈
走來走不多時相隔漸近看了看原是三個人挑着一對灯笼
而來敢說來的是何人呢這正是府城南有坐觀音堂因着女
戎七里之遙此廟就名為七里庵中有个老尼姑極有道業
手下有二三十个弟子俱是真心修行这个長老尼姑法名清
真是夜忽得一夢見大鳳到了兩支鳳凰來落在庵前折傷毛
羽被此塵土落葉圍繞其身又有荆棘草草牽絆其足清真憐
而救之騰空而起高至雲霄二鳳忽然化為两个女子珠冠霞
帔滿面笑容下視清真再拜道謝而去清真醒來心中京異后
知必有被難女子急忙起牙衣叫着两个徒弟挑灯前來尋救

收了二女之難好他送入城中

二有子后日双人作貴人

因此才觀音大士警清真

似這樣烈女若死天保佑

就算是拿頭三尺少神靈

恰好的就叫尼師得一夢

怕弟子挑灯引路來細尋

這就的苦尺頭來王定保

即時要逢凶化吉禍離身

姊妹兩同里庵中得扶助

眼见的上天不味好心人

定巧計換上僧衣合僧唱

老尼師清晨挾帶入城門

公堂上当官去把花鞋對一回

小偷姐救出王郎合父親

俠女定就巧計

潛逃去救夫君

出門又遇大風

几把佳人困頓

幸亏天公加護

尼僧來指迷津

观音托梦警真清 姊妹才把城進

百日月罢才接上木话說尼僧清真將二女領進庵去衮坐烹
茶二女把事之根由細人說了一遍清真不勝嗟嘆他乃出家
女僧專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生來齋給善緣救渡眾生因見
二女志節可嘉即便竭力扶持乃謂二女曰兩位大姐雖有志
氣却難進城老尼有一條計送您入城可換上僧帽僧衣僧靴
僧鞋遂我回到城中貧僧與吳中張太人常人來往將你兩個
一直送入夜宅見了太人把寬情訴說一遍求太人轉達法公
何慈王即難救乎二女聞言一齊下拜磕頭哩

一女子聞言下拜把頭叩 只喜的口中念弥陀佛

小存姐俐齒伶牙嘴是巧 從容人尊聲師付你听着

情真恍惚將他拉起來說道二位小姐有話坐下請講

姊妹兩起的身來重落坐 存姐手打問訊道老師付你
今成了救苦救難的菩薩了 打救俺叔父大人姑表兄

俺方才出門才走一半里 大不幸遭遇狂風无奈何

愁煞人天明去把城來進 街坊上鬧人與人眼多

那時前男女混雜難躲避 但恐怕出頭露面惹風波

現如今幸得老師相扶助 攬持俺年輕幼小女嬌娥

小存姐一套言語还未盡 忽听的意外金雞各唱歌

存姐正說之間窗外鷄叫天已徹明清真問二女扮成兩個道

如只说自己徒弟黎明之时推城门就进去了穿街越巷五扑
要徇而來見之者只說兩個道姑而已那礼料透清真所傾的
是一对女子三人到了真宅门上把门的俱各知道清真老尼
姑合張太人甚好崇敬着徒弟進真宅念佛給張太人所張太
人曾亲口分付把门的但見清真師徒不許阻其出因此三人
一直進真宅張太人一见清真到來心中大喜慌忙燒坐問
曰師付你几时又收了這兩個好俊徒弟也會念佛么清真說
太人有所不知此乃民間二女身膝大冤欲見太谷无門而入
因此尼僧領他前來清真說話之間二女將僧衣僧帽尺牒脫
了跪于太人面前

二女子脫去僧帽共僧衣

露出了本來面目姣滴人

好一似帶雨含烟花兩朵

真是无双容貌世間稀

齊來至太人面前双膝跪

小存姐轻啟朱唇把話提

咳太人
小奴家有个表兄王定保

原是个年少主生才十七

他只为南学輸不把衣借

俺姐人綉鞋一支惹羞池

西门上有家惡宦行伯道

李大官誣長為盜將人欺

把表兄当贼拿入監獄牢

現如今生死存亡搃不知

望太人大發慈悲将他救

俺又要結草啣环以报你

小存姐说话之間泪如雨

張太人開口細人問虛實

存姐言还未尽張太人手指倫姐向存姐問曰你是替你表兄

鳴冤叫甚乳名呢存姐說我的乳名叫存姐手指倫姐說也是
倫嬖母之女乳名倫姐我那表兄王定保就是他的丈夫却這
沒娶過門張太人問曰既還未娶過門王定保何故來借衣服
呢何故又有一支鞋呢存姐這才把王定保怎樣借衣怎樣帶
着綉鞋怎樣典當被李武奉差下監以及背母前來鳴冤等
情從頭至尾細人的說了一遍張太人以二女之言轉告張知
縣人又又把二女問了个真入切人密差能幹衙役去拿李武
拿一面把王定保張端泗的口供自督捕房禮提過來來審了
取來衣包把那一支綉鞋拿進后宅母倫姐帶來的那一支鞋
了比兩支鞋分毫不差張知縣便知此案果是屈了王定保立

刻坐堂就審

好一个正定知縣張青天

你看他英風凜烈甚森森

內堂禮傳出令來把堂坐

忙張了当值六房共三班

只听得云牌敲得三声响

上來个正定皇堂七品官

捕役們監中提出王定保

張端泗也來对審跪堂前

張知縣坐上由神睜眉目

打量這王氏老生美少年

只見他蓬頭垢面虽狼狽

却生的眉清目秀耳垂肩

若行動分明是余靖老子

若說他做賊上盜是虛言

看了回心中主义早决就

假义兇手拍京堂問一番

張知縣手拍京堂木高声向王定保曰你叫甚么名子呢王定

保說小人叫王定保張知學說好一个王定保你乃小人年紀
不務正業生理何故做賊上盜呢怎樣偷的李宅上衣服那賊
是誰窩主是誰從實招來若不實招本學定要使夾棍夾你的
王定保到此地位也就顧不的存姐偷姐了只得尽吐实言哩

詩 王家定保要鳴冤 对著張公吐实言

曰 实究為坐憑條例 诬良為盜枉徒然

万事憑夫不自由 何須苦々定机謀

忠臣义士人欽敬 使詐行奸罵百秋

僅詞勾閑言归正本话说王定保听说要動夾棍只得尽吐实
言连々叩頭说道小人实係不会做贼所当衣服原是借的張

家湾張端泗之女張倫姐的呀太爷張端泗在傍说道王定保
你这个孩子平空礼说的甚么瞎话呀你虽是我門指罢我的
女兒还在我家未娶过門他不出三門四戶你又没到我家为
何能借我家女兒的衣服哇張知學京堂木一拍喝道張端泗
不必撓言候王定保说完了自然还要審你的女兒張端泗口
中不言心礼暗人说咳王定保有些混賬太爷却也糊塗你兩
个待无故的连累我的女兒做甚么

法端泗此事如同在梦中 只極的双眉緊眉眼圆睁

雖大堂口不敢言心礼罵 暗人的罵声王門小畜生

你如今虽未亲身去上盜 大約着買的賊贓是实情

恨煞人放着实言却不吐
你昨日胡说乱道不大禁
聾老谷见面就是二十板
眼前礼恁又扳出我令爱
弄了来出頭露自把夜兒
尝言说人到当夜不交
且不言自言自语張端泗
不言張端泗胡思乱想再说法知县又向王定保回曰男女授
受不亲那法端泗之文因何借衣服给你呢王定保说实不瞞
太谷法端泗是小人岳丈那偷姐就是小人没娶过门的妻室
为甚么滿口扯東又拉西
弄的我无故花不帶法繩
才經着那个滋味实在疼
全不想原来他是你贱荆
那时節你找羞愧一樣同
但恐怕无影之事他不应
張知县又把定保问一声

張知县微人的冷笑说進这又奇了却放着你岳丈張端泗在
堂就犯借貸也该向張端泗去借才是何故反问还没娶过门
的媳妇手中去犯借貸呢王定保连人叩頭说太谷向起来就
是小人自惹其祸了

尝言说吉凶祸福命礼该
那一日孝堂先生去会课
大不幸小人输了八千二
无奈何張家湾礼投亲眷
外俱么不曾在家
偏人又不湊巧我的姑夫姑
幸亏了張氏表妹衣裙我
因此才一包衣服转借来

也是那閩門女子失檢點

紅袖袄內藏一支綉花鞋

自这礼巷出西门李武盜

叫小人大禍弥天有了火

太谷你青天白日声名遠

必須該奉鏡高恩照夜台

王定保说话之同頻叩首

張知县自有沉吟把口開

王定保言罢張知县命拙房落了口供分付王定保合張端泗

起来坐在一傍又一声分付請李武盜上堂问話真果是堂上

一呼階下百諾不多一时李武各帶領兩家人大搖大摆而

来见了張知县長揖不跪張知县賜了坐李武各告坐人下張

知县滿面帶笑呼道李年兄昨夜失盜所獲賊賊不甚真確却

休要屈了良民子弟呀李武各說那王定保是甚拿亲自捉拿

的賊賊并獲已蒙督捕所畢老介况明賊兵城確何能屈了良

民子弟

李武各欠身離坐打一躬

尊了声父台大人在上听

我家社昨夜晚間失了盜

那賊人去向不知无影踪

无奈何各処当舖去緝坊

誰料想窃盜依然未出城

五等是天網恢人疎不漏

王定保衣服典当到元典

被拿人送賊帶賊亲捉獲

那时節立交畢公已况明

他也善東支西吾胡扳扯

張端泗衣服未借摠不应

自古道会打官司得佐挺

現放着一支花鞋作証憑

李武各掩耳盜鈴哄自己

張知县坐上閑言问一声

李武弁言畢張知坦向日衣服之中却是何人的鞋呢李武弁
被張知坦這一声問的无言可答了停有良久方才說道老父
師問起這支鞋的來歷尋人說若委實確口事到其間也就不
得不說了實不昧老父師說尋人有一舍妹年方二九還未出
閣將支新做綉鞋夾在衣服之中不幸被賊人偷去五果令人
可羞令人可惱張知坦說依那王定保說呢他是不壞老的李
生不會做賊衣服是他借的李武弁說那王定保借當的括原
是支吾之詞依他說是借的他岳丈張端泗的畢公立將張端
泗傳來審問被畢公立責二十棍不應承借當之事張端泗原
是王定保的窩家並非親眷張知坦說此案關係非淺不可合

精而定年兄必得同令妹帶了家中那支鞋來當堂兩支比對
若果鞋能成雙然後穿在足上不大不小兩支一模一樣那時
案方可家李武弁聞听此言把臉變的赤紅他就惱了

况起李大夫 真是奸詐種 掩耳把鈴偷 是將自己哄
知坦計謀多 做圈將他等 不識字籠計 伸頭往不扶
大被蒙頭睡 春夢還未醒

自念着瑣珠多端心巧妙 要弄个假案成真显大多
張知坦說出得他妹人到 一霎时六月寒霜臉土生
恨双眉哈人冷笑兩三味 就說道父師講話理不通
現放着五賊灾犯你不審 誰肯叫閨門之女到公庭

一句話解惱五烈張知縣

公堂上古身而起面飛紅

怒冲人一声分付撤了坐凳

兩傍礼六房三班俱吃京

命衙义上前抓住李武奔

眼看着揪去頂帶上了繩

可恨李氏武奔

腹中奸計千條

賄由四衙羅

心想逐良為盜

知縣十分大烈

豈肯將他怪

沒法朦朧

武奔入了圈套

西江月聖旨正本話說張知縣分付衙役把李武奔揪去頂

帶當堂鎖了李大夜心中十分不服自將欵鎖扭斷怒目而向

曰各人身犯何罪就該當堂鎖張知縣大怒曰好一个大胆

月武奔而竟欺負我的夜小不遵堂規本縣不才也是七品官

堂乃朝死命夜人小主法不小你竟敢扭斷欵鎖大發猖狂本

县就拚上这个小人前程合你这个大人的紳衿作对就是了

一声分付挑轎上府李大夜見張知縣動怒要挑轎去稟上司

他又生出妙計來了

好一个詭计多端李大夜

你看他一条妙計上心間

公座前回頭作喜面暗笑

恁慌忙恕罪打躬在桌前

尊了声父師且忠雷霆怒

將武奔大度包容海量寬

既然是要叫舍妹亲身到

細看來这件事兒也不難

老父師公堂少坐等一等

拔速人回家不久就回还

去叫那一奶同胞嫡亲妹

看他來公堂一上把鞋穿

我出个的人確人真弄証

我帶那王家定保復何言

李武奔見事不成又搗鬼

張知县也開笑面展眉尖

李武奔滿口應承家去叫他妹子前來當堂穿鞋張知县也只
得回嗔作喜說既如此本县坐堂等候年兄去叫令妹速去快
來休悞時刻李武奔應諾而去張知县差了八名壯丁與李武
奔同去同來一面把王定保合張端酒送入去房沐浴衣款待
酒飯就是那存姐倫姐同清真尼師在官宅禮自有太人照應
這是不用說的單說李武奔本來有个妹子但是其脚甚大穿
不土那支小人綉鞋敢說他妹人既是脚大何肯應承當堂來
穿呢只因他妹人房裡有个使女名喚趙秋蓮此女脚兒甚小

安心叫他前來頂替因此回家去合妹子商議那知道早有兩
个女子一支花鞋已在官宅之內了

李武奔惡貫滿盈時遲低

二女子早在官宅他不知

安排着張三帽子李四帶

出衙門急人归家來的疾

一則是跌入牢籠還做焚

配人的弄神搗鬼使心机

他只說過人識見心思巧

到頭來事不遂心搗不依

全不想善惡到頭終有報

也該曉只爭來早與來遲

狗奸賊正知貪前不顧后

仗勢力擲行奸詐把人欺

低着頭一路行來心暗想

到家中尖在登樓上戶梯

他妹人只見哥來忙接待

合使女打火裝烟遞不及

眼着着足妹对西东西坐 李武爷即便闭言把话提
 李武爷登楼落坐他妹人便问着前官司如何李武爷就说了
 盖赵秋莲前去顶替穿鞋之计他妹人大喜当面商久秋莲不
 不敢前去李武爷许着打了上凤头官司把那一包衣服取出
 来尽情赏于秋莲方肯去李武爷大喜即命秋莲把妹
 子的新做上色细縵衣服穿了一套立刻下楼坐上轿车急赴
 里衙而来不多刻到了公堂张知县所差的那八个壮丁上
 来禀曰李武爷之妹今已到來張知县心中暗笑李武爷失了
 王法思想之间只见李武爷把个女子领上堂來此时張知县
 早将那几件衣服合一支綉鞋取來放在一边遂尽令送到友

子回前而问曰这些衣服却是你的么那女子只是低頭不語
 張公迷問數遍女子總不答言李武爷上前說道舍妹生來口
 若公堂人多舌敢说话叫他穿鞋就是了張知县說这也使的
 張知县公堂以上笑開言 一声礼分付女子把鞋穿
 有一个小厮后宅通了信 張大人款動金莲忙向前
 帶領着存如倫姐姊妹兩 更有那少年美妾二婢姐
 七里庵尼師清真遂着走 頭前礼爭先乱跑弄了环
 大夥子登時來至屏風后 一个家摇胸伸頭偷眼观
 但只見公堂之下一女子 在那礼低頭无语弄金莲
 一支鞋兩手各提登不上 只極的秋波急瞪促眉尖

小存姐帶笑付耳低聲喚
張太人忍不住的偷眼笑
且不言兩人站立屏風后
不言兩人在屏風之后偷瞧再說張知县向女子微人而笑曰
此鞋雖是你的何故穿他不上呢你将那一支取出來比一比若
是一樣呢就是你的友子仍不答言李武彖代答曰此鞋方才
取出一支就說賊人偷去了並沒有第二支的呀老父師張知
县微笑曰我們后室私有一女子他就穿上此鞋他也有那美
三支不免喚出他來穿人大家一瞧言罢遂分付贴身家人說
道你到后宅去討太人說着了环門把那張氏女子送將出來

便了这个家人領了張公之命要往后走只見两个使女已把
那女子送上公堂來了

二使女早被太人將他差
屏風后送出張氏女裙釵
好一似花枝帶路迎風舞
又如同天仙下界立瑤台
張知县堂上一見心欢喜
忙分付佳人坐下快穿鞋
小倫姐遵命就在公堂坐
他敢則面帶羞容紅了腮
顷刻間穿上綉鞋躡身起
正可脚又不倒坐又不歪
李武彖见此光景心害怕
弄的他垂首喪氣頭懶抬
丹墀下武彖領來那女子
臉秋波似石倫姐痴呆人
公座上惱了青天張知县
把一个武彖当堂鎖起來

眼看着審明反司審了案 下回本行爭奸賊有了災
倘喜生涯在 從中柴可尋 庭前三林酒 壁上七絃琴
禪火傳千古 笑裏佈于金 再求樽有酒 此外不關心
偈詞勾開言 归正本話說張知县分付衙門把李武彖鎖了用
手把京堂木一拍向那友子大聲喝曰你的哥人仗恃武彖還
良為盜更要施計多端叫你前來穿鞋你乃閩門友子也來行
此奸詐如今水落石出少不的要合你哥人一例同罪的那個
友子來至案前雙膝跪倒涕泣而言曰我是姓趙名叫趙
秋連原來不是李武彖的妹子張知县說你不是他的妹子却
是何人呢友子說那一年人成不好俺家禮除了他几斗粗食

吃了他就要俺去做了使女

這件事屈指算來正二年 至如今提起令人心痛酸
我父亲姓趙名叫趙中厚 小女子有个乳名叫秋連
俺除了武彖家礼二斗米 誰相他十分利个晝夜替
自從那三月欠到九月后 替弄的連本帶利五十子
苦煞人淨了家業还不起 把奴家滾去做了小了环
最可憐一入候門深似海 眼巴人相煞双亲见面难
捱了他不知多少打合罵 空叫人怨積心頭恨如山
強逼着收作二房俺不允 歷年來受的凌辱不堪言
他如今埝良為盜无凭証 共着俺來上当堂把鞋穿

是太公發个慈悲救免女物木命家去滿山焚香感万年
这女子说话之间悲血痛
法知县微人冷笑又闹言
女子言罢法知县微人冷笑道好一个李武彖强伯良女为
双还要强逼作妾如今姓良为盗又叫他前夜顶帽蒙官罪上
加罪死有餘辜令人可惱可恨此时李武彖怒浑身是口也
就没处分说了被張知县叱罵一場当堂除去衣领上了刑具
灰行衣監妾亦公文五稟上司革前程次后尚罪立刻设席
与王定保合張端泗壓京一直差人把秋莲之父趙忠厚傳來
向李武彖名下追良五十兩以作秋莲数年身工交與其父領
去父女叩頭謝了又謝回家去了畢四衙受賄逐良詳清革職

立时拿回此时王定保之父王潤得了兒子信息進城來看官
司已經結了靜听好音而已那存姐倫姐一進夜宅張太人怕
他家中尋我早就使人送了信去及至官司審定張太人把他
姊妹兩認为义女苗在夜宅住了三日罰了元典当店礼二百
兩良子給存倫姐掛了烈女牌匾然后才用叫馬人夫把這兩
个烈女送回家去哩

張知县秉公警愛又安良

这一回張家禮礼十分光

大門上高人掛起牌兩面

赤地人垂金大字甚辉煌

县堂前无数人夫共叫馬

頭備着來送烈女博还鄉

耳間的京天動地三声炮

傾刻間许多执事摆成行

一对人黑漆千子鎖合棍

兩青衣接声喊道地長腔

有的是坐扇標錢瓜共公

龙凤旗清道飛席半空颺

滿城礼人山人海撼不動

都來看烈火張氏人一双

誰不道人行好事終須奴

皆嗟嘆使詐行灯不久長

王家誰回去老生王定保

張端泗急人归家走的忙

他而竟福不成凶还手臉

彼此的喜坏家中令合外

款待了一千人後回城去

然后才答谢灵天滿斗香

姊妹二人还家十分光彩循里亲朋齐來慶贺足人鬧哄半月

行了明似箭日月如梭不覺过了一个年頭來到王定娶亲的

澳译良辰子潤伙子洞房檢吉花烛甫見子完婚王定保花紅

絨叫把偷姐取过門來晏尔新婚即才女貌天倡如睡十分二

得这是不用说的三朝圓飯六日回門已畢县礼張太人差來

叫馬人夫迎接又女夫妇二人往县中認亲王潤先使人送了

十六色礼去然后才打飛兇子合媳妇坐上大叫同往县中去

了

世間人吉凶禍福命礼該

天下事如同鬼使每神差

王定保之房酒酸无主义

市同窓手舞同不把宝猜

摘下賬張家灣礼去借当

偏人的衣巾夾着绣花鞋

李武彛诬良为盗下毒手

平空礼白面老生有了灾

最可憐无故蒙冤身受累

如同是明珠一颗土中埋

幸巧了天公不滅王定保
進城來水落石出查了案
王定保婚姻完畢双人樂
丟叫馬迎接义友夫婦兩
最精巧公文一角前來到
李武条充配云南則刻走
这才是妾良贞烈終得好
嘗言說積善之家有子慶

出两个妾良贞節友裙釵
張知县旌表門庭掛匾聯
盡坏了倫姐下外張太十
家宅礼結彩張知喜晏排
畢知刀登往边疆去坐白
二奸賊誣良为盜例应涉
須知道使詐行奸是禍胎
下回老仙姬送子下天來

